

【史海钩沉】

『蓝血凌家』同胞兄弟的青岛情缘

□张洪刚

凌道扬、凌达扬是同胞兄弟，出生于广东的“蓝血凌家”。上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与青岛结缘。凌道扬曾任胶澳首席林务官，是青岛林政建设、林政教育的奠基人，同时还创办了《青岛时报》；凌达扬则接任私立青岛大学、齐鲁大学、国立山东大学英文教授，为山大的外文学科做出了积极贡献。

欧洲人谈及贵族总离不开“蓝血”二字。在广东布吉，有一个家族书香门第、诗书传家，被誉为“蓝血凌家”。该家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0年间家族四代人中，出现了几十位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中国最早懂西方经济管理的会计师、教过光绪皇帝的国子监英文教师、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广九铁路工程师。

凌道扬(1887—1992)，我国林学界泰斗，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凌道扬的人生驿站中，青岛是他重要的一个站点。凌道扬在《自传》中说：“青岛时期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

1914年，凌道扬获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回国，他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1920年凌道扬任北洋政府山东省省长公署顾问。1922年12月，青岛结束了25年德租日治的殖民统治，被辟为胶澳商埠。凌道扬出任接收林务主任委员，直接介入与日方的交涉。在接收之前，他就先下手为强，因为当时的日本浪人和日本侨民听说要交还给胶澳政府，便到处破坏林地，凌道扬在青岛组织了40多人的林警队，天天抓破坏树木的日本浪人，极大地保护了青岛的树木。

1923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命凌道扬为农林事务所所长。为了扩大造林面积，凌道扬恢复了李村苗圃，栽种树木，每年植树节期间无偿分给乡民种植。1923年春发放树苗137866株，还扩大了路边的行道种植。他结合青岛空气湿润、雨量适中的气候特点，实施了山头绿化；另外还重新规划了青岛的公园，将其划分为第一到第六公园，以及栈桥前园、天后公园、官舍公园、海滨公园、观海山公园等，并对公园内的配置和功能划分进行了细化。比如将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分为6个区域，开辟了西小湖等，市民有了更好的休闲旅游去处。

1922年至1928年，凌道扬偕发妻陈英梅及长子凌宏璋、长女凌佩芬在青岛工作和生活了6年，其次子、次女分别在青岛降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更多的欢乐。凌家在青岛的生活十分惬意，陈英梅任青岛私立文德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师。凌家住在福山支路8号一栋庭院遍植嘉木

的两层洋楼里，并与康有为比邻而居。凌道扬与康有为是广东老乡，自然多了一些交往。凌道扬经常会光顾康有为的“天游园”，并为其布置林木花卉，两人还会同游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赏花赏木。福山支路5号康有为故居“天游园”内的绿化，以及花草树木的栽种，也是受到了凌道扬的影响。

1923年7月24日，凌家的次女出生于青岛，康有为先生为其取名“佩

馨”。鉴于两家的亲密关系，在凌佩馨周岁生日这天，康有为还专程送来了一枚戒指。凌佩馨周岁“抓周儿”礼，抓到的就是这枚戒指。

凌道扬在青岛家庭美满，事业上也是全面开花。凌道扬任林务局局长还兼任私立青岛大学教授，他的收入在当时的青岛应该不菲，此外还担任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并与上海滋美洋行青岛分行经理滋美满等人发起成立了“万国体育会”。万国体育总会位于青岛亚当斯大厦，下设网球、高尔夫等七八家俱乐部，还从事博彩性质的赛马。此外，凌道扬还在青岛建有酒厂和一座名叫海滨大厦的豪华旅馆。

而在私立青岛大学教书期间，凌道扬有一位特殊的同事，那就是他的胞弟凌达扬。

凌达扬(1894—1986)，字廷显，他的学历一点不比哥哥逊色。1915年至1920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欧洲史及文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24年经哥哥引荐，凌达扬任私立青岛大学英文教授。这样，凌家兄弟二人均受聘该校，成为私立青大教职员中具有留美经历教师的佼佼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凌道扬学的是文学和林学，教的却是逻辑学，足见凌道扬之博学多才。

兄弟俩不仅在同一所大学教书，还在同一家报纸共过事。

凌道扬在青岛期间，和朋友合资买下了一份叫《青岛晨报》的英文报纸，据此创办了《青岛时报》。该报最初分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名叫《青岛时报》；英文版名叫《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的弟弟凌达扬任主笔。

《青岛时报》于1924年9月1日创刊，在当时青岛众多的报纸中，是比较有代表地位的。报社地址最早在旧青岛新泰路1号。1927年后迁至兰山路17号。中文报纸由原来的两大张增至三大张，报纸销量由每日两三千份增至五六千份。除刊登新闻外，先后亦有副刊“时报俱乐部”、“青光”、“窝窝头”等，同时还有“小朋友”、“医学周刊”、“世代家庭”等专栏。

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10日，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捣毁了日本驻青机构，《青岛时报》对此作了报道和评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人的威逼压迫，让凌道扬一家不得不离开了青岛。由于战乱，时局不稳，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断绝，师生散去大半，学校不得不被迫停办。弟弟凌达扬也离开了青岛。

此后，哥哥凌道扬再少与青岛有交集，而凌达扬与山东的缘分却并未中断。

1935年，凌达扬应齐鲁大学校长林济青邀请，任齐鲁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要知道，在凌达扬任职前，齐鲁大学的系主任和教师均是由传教士或他们的妻子兼职。

由于过去不重视英语，齐大一时很难提高新生的英文程度，以致入学新生的英文程度参差不齐，差距很大。凌达扬上任后就根据入学考试英语成绩的好坏，重新分班。程度好的可以选修二、三年级的英文课，程度差的则不入列级也没有学分的预备班。当时英文系所授课程为普通英文、英文作文、记叙文、泰西文学、英文小说、戏剧、新闻学等多种课程。

1936年7月，凌达扬重回青岛。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在学潮中风雨飘摇，学者名流大多离去。这时的凌达扬临危受命，被林济青聘任为国立山大外国文学系教授，并担任第三任系主任。凌达扬到校后，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开设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英语高级作文、现代文选等课程，每周十一学时。授课之余，他还指导了外文系第四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凌达扬随国立山大师生南迁到四川万县，直到1938年3月才离开国立山东大学。

兄弟二人，风雨一生，不变的却是他们与青岛剪不断的美好回忆。

【私家地理】

天柱山的远古回响

□汪柏青

刘禹锡《陋室铭》中有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我们要寻访的天柱山，就是属于有“仙”的一座。

清光绪三十年《峄县志》“艺文志”，载有明万历年间贾三近撰文的“重修佛母塔记”。起句就是：“峄东南十里许有天柱，一名桂子山，一名葛绎山，盖县所由名处也。”

贾三近与其父贾梦龙同为明万历朝饱学之士，素有文名，近年有“金学”研究者考证，贾三近有可能就是《金瓶梅》作者。纵览他的这篇“重修佛母塔记”，虽为塔记，却对山更情有独钟，因此文中屡次重提天柱山，且在对山的描述中，想象奇绝，文采横溢，多有溢美之词。

为了一睹天柱山真容，今年初夏，我们驱车驶入民居错落的的天柱山村，在村中一座古建筑院落前停下来，与在此等候的当地乡贤孙先生会面。这里现在是天柱山村村委会，过去是黄家大院。

黄家大院门前是一个村民广场。大院门口立着一块重点文物保护的标志碑。进了院门，是一条笔直的甬道，树荫蔽日，甬道上长满了在北方地区不多见的青苔。在甬道的右手墙边，立着两通文字内容一样的碑。一通是新刻的，一通是老碑。碑文就是贾三近的那篇“重修佛母塔记”。孙先生告诉我们，佛母塔在天柱山上大佛寺里，原址经风雨世事沧桑早已损毁，此碑也已残毁。几年前，村里的几位乡贤把残毁的老碑收拢修复，移于村委大院保护起来，并依《峄县志》记载复刻新碑于侧。

黄家大院最初由孔姓望族建筑于明中期，占地120亩。历经一百余年，转于刘姓家族。再辗转至清中，为黄家所购住。1948年成为军队野战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作为劳教所、学校、福利院等。“文革”期间黄家大院大部分建筑被拆除，改建普通民居，现存的后堂楼为砖木结构两层精致青砖楼，看了这硕果仅存的建筑，足以想象得到当年黄家大院曾经的辉煌。

这时，我想起一则与文艺有关的传说，就单独小声问过孙先生，他笑笑，似有意还无意地告诉我们：“天柱山村，就是著名诗人、歌剧《白毛女》作者贺敬之的姥姥家。他小的时候每年都在姥姥家生活很长时间。”

离开黄家大院，在去往天柱山的途中，我们来到村内不远处的贞修庵。关于贞修庵，既有《峄县志》正史记载，又有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传说，并且仿佛是传说更接近于真相。

清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的《峄县志》“艺文志”中，有明末峄县名士黄图昌于崇祯六年所撰的《创建贞修庵记》，详细描述了天柱山贞修庵的创建过程：黄图昌所生活的明万历、天启年间，天柱山村中有孔善人，乐善好施。孔善人有一女，天姿聪慧，“茹素好佛”。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孔善人为其择偶，但孔女矢志不嫁，决意出家为尼，法号“性训”，就在天柱山下，“构茅庵以居，自焚修梵呗，外督农课耕，蚤夜力作，以所积赢余为诸木石瓦椽之费”。经年累月，先后建成大殿三楹，配殿、千佛阁、门楼、鼓楼、钟楼等，“居然名刹矣”。不过在黄图昌的这个正史版本之外，当地百姓也附会了许多接近传奇的事迹，叫人不得不深深佩服，当年的柔弱女子以一己之力，去匪助贫，在百姓中留下生生不息的口碑。

在民间传说的版本中，围绕着贞修庵的是一段凄凉的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出身于曲阜孔圣人家，德才出众，是衍圣公的掌上明珠。到了适婚年龄，衍圣公为其订了婚事，要嫁于一位驻兵台儿庄的四品将官之子。当送嫁的队伍途经天柱山脚下之时，前方传来噩耗——台儿庄将官之子暴病身亡。孔小姐伤心之余，认定这就是天命，立誓终身不嫁，即进入贞修庵出家为尼，取法号“修心”。作为衍圣公最疼爱的女儿居留修心之地，孔府决定出资将贞修庵升级改造，并且此决定得到了当时皇帝的支持，为她建了一座高规格的庵院。

根据老人回忆以及遗址考证，明末清初时的贞修庵占地40余亩，庵院院墙由方砖砌成，高3米多。门楼三间，二层，高9米，墙基为青石，墙体为青砖。院内苍松翠柏，绿荫遮天。至今，在贞修庵的旧址，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存的三根龙凤石柱和三根八棱石柱。庵前还有一座两层的鼓楼，鼓楼前两个驮碑的石龟，石龟背上带有“圣旨”二字的石碑却已荡然无存。

前面说到传说版本更接近真相，就是基于贞修庵里的龙凤石柱。在封建社会，龙凤石雕是帝王专用的标志。因孔子世称“天下文官祖，累代帝王师”，唯有孔家的庙堂才可以有龙凤石雕。贞修庵里为什么有龙凤雕的石柱，是历史留下的谜，也表明了天柱山贞修庵与其他尼姑庵的不同。

离开贞修庵，我们开始攀山，一路所见，山上古迹正在修复，一直陪着我们的乡贤很是兴奋。他说自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围绕天柱山历史做一些文字史料收集工作。与正在考证的历史事实相比，残垣断壁所映照出的传奇、凄婉的历史传说，一样具有生命力，并被乡人赋予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寓意。

正如贾三近所说：“山以小者为尊”。枣庄天柱山与周边金寺女媧宫、西暨伏里(伏羲故里)以及台儿庄黄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风吹过，响起远古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枣庄地区所拥有的7300年始祖文化，这里散布着中华文明的众多遗珍。

时间就像蜿蜒曲折的小河。永不停歇，目标便是我们永恒的归宿。

时间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开的时候。而岁月却一去不返，留给我们的，只有那短暂的、稀薄的记忆。我在岁月中成长，却没有对它产生半点怜惜。

人类用时间留下了赫赫功业。从奴隶到民主，从野性到文明，从争战到安定，从落后到先进，这一切的变化都在时间里浸泡，沉甸。我活在时间里，为变幻的奇迹而惊叹。

多么长久的时间在它看来也只是流星一瞬。古代的劳动人民为我们留下了沧桑而辉煌的成就，化作一行字，铭刻在岁月的脚步下。我生活在岁月之中，岁月重演了一历史。

思考时间，让我有些迷茫。回望我走过的路，扑朔迷离，远处的则如同海市蜃楼，这也许是我的犹豫，这也许是我的抉择。我生活在岁月之中，要在时间里坚守我自己。

时间

□济南历城二中 刘其霖



凌道扬(左)与康有为



凌达扬